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二十八則 死酒實死色

話說有張英者，赴任做官，夫人莫氏在家，常與侍婢愛蓮同游華嚴寺。廣東有一珠客邱繼修，寓居在寺，見莫氏花容絕美，心貪愛之。次日，乃妝作奶婆，帶上好珍珠，送到張府去賣。莫氏與他買了幾粒，邱奶婆故在張府講話，久坐不出。時近晚來，莫夫人道：「天色將晚，你可去得。」邱奶婆乃去，出到門首復回來道：「妾店去此尚遠，妾一孤身婦人，手執許多珍珠，恐遇強人暗中奪去不便，願在夫人家借宿一夜，明日早去。」莫氏允之，令與婢女愛蓮在下牀睡。一更後，邱奶婆爬上莫夫人牀上去道：「我是廣東珠客，見夫人美貌，故假妝奶婆借宿，今日之事乃前生宿緣。」莫夫人以丈夫去久，心亦甚喜。自此以後，時常往來與之奸宿，惟愛蓮知之。過半載後，張英升任回家。一日，晝寢，見牀頂上有一塊唾乾。問夫人道：「我牀曾與誰人睡？」夫人道：「我牀安有他人睡？」張英道：「為何牀上有塊唾乾？」夫人道：「是我自唾的。」張英道：「只有男子唾可自下而上，婦人安能唾得高？我且與你同此唾著，仰唾試之。」張英的唾得上去，夫人的唾不得上。張英再三追問，終不肯言。乃往魚池邊呼婢女愛蓮問之，愛蓮被夫人所囑，答道：「沒有此事。」張英道：「有刀在此，你說了罪在夫人，不說便殺了你，丟在魚池中去。」

愛蓮吃驚，乃從直說知。張英聽了，便想要害死其妻，又恐愛蓮後露丑言，乃推入池中浸死。

本夜，張英睡到二更，謂妻道：「我睡不著，要想些酒吃。」

莫氏道：「如此便叫婢女去暖來。」張英道：「半夜叫人暖酒，也被婢女所議。夫人你自去大埋中取些新紅酒來，我只愛吃冷的。」莫氏信之而起，張英潛躡其後，見莫氏以杌子襯腳向埋中取酒，即從後提起雙腳把莫氏推入酒埋中去，英復入房中睡。

有頃，諒已浸死，故呼夫人不應，又呼婢道：「夫人說她愛吃酒，自去取酒，為何許多時不來，叫又不應，可去看來。」眾婢起來，尋之不見，及照酒埋中，婢驚呼道：「夫人浸死酒埋中了。」張英故作慌張之狀，攬衣而起，驚訝痛悼。

次日，請莫氏的兄弟來看入殮，將金珠首飾錦繡衣服滿棺收貯，寄靈柩於華嚴寺。夜令二親隨家人開棺，將金珠首飾、錦繡衣服盡數剝起。次日，寺僧來報說，夫人靈柩被賊開了，劫去衣財。張英故意大怒，同諸舅往看，棺木果開，衣財一空，乃撫棺大哭不已，再取些銅首飾及布衣服來殮之。因窮究寺中藏有外賊，以致開棺劫財。僧等皆驚懼無措，盡來叩頭道：「小僧皆是出家人，不敢作犯法事。」張英道：「你寺中更有何人？」

僧道：「只有一廣東珠客在此寄居。」英道：「盜賊多是此輩。」

即鎖去送縣，再補狀呈進。知縣將繼修嚴刑拷打一番，勒其供狀。邱繼修道：「開棺劫財，本不是我；但此乃前生冤債，甘願一死。」即寫供招承認。

那時包公為大巡，張英即去面訴其情，囑令即決犯以完其事，便好赴任。包公乃取邱繼修案卷夜間看之，忽陰風颯颯，不寒而慄，自忖道：莫非邱犯此事有冤？反覆看了數次，不覺打困，即夢見一丫頭道：「小婢無辜，白晝橫推魚沼而死；夫人養漢，清官打落酒埋而亡。」包公醒來，乃是一夢，心忖道：此夢甚怪。但小婢、夫人與開棺事無干，只此棺乃莫夫人的。明日且看如何。

次日，調邱繼修審問道：「你開棺必有伙伴，可報來。」繼修道：「開棺事實不是我，但此是前生注定，死亦甘心。」包公想，那夜所夢夫人酒埋身亡之聯，便問道：「那莫夫人因何身亡？」繼修道：「闖得夜間在酒埋中浸死。」包公驚異與夢中語言相合，但夫人養漢這一句未明，乃問道：「我已訪得夫人因養漢被張英知覺，推入酒埋浸死。今要殺你甚急，莫非與你有奸麼？」繼修道：「此事並無人知，惟小婢愛蓮知之。聞愛蓮在魚池浸死，夫人又已死，我謂無人知，故為夫人隱諱，豈知夫人因此而死。必小婢露言，張英殺之滅口。」包公聽了此言，全與夢中相符，知是小婢無故屈死，故陰靈來告。少頃，張英來相辭，要去赴任。包公寫夢中的話遞與張英看。張英接看了不覺失色。包公道：「你閨門不肅，一當去官；無故殺婢，二當去官；開棺賴人，三當去官。更赴任何為？」張英跪道：「此事並無人知，望大人遮庇。」包公道：「你自幹事，人豈能知！但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鬼知，鬼不告我，我豈能知？你夫人失節該死，邱繼修好命婦該死，只愛蓮不該死，若不淹死小婢，則無冤魂來告你，官亦有得做，丑聲亦不露出，繼修自合該死，豈不全美！」說得張英羞臉無言。是秋將邱繼修斬首。

即上本章奏知朝廷，張英治家不正，殺婢不仁，罷職不敘。